

以“防御”为名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日本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步伐

■王晓艳 丰松江

军眼聚焦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首份《宇宙领域防卫指针》。这是日本首次出台系统性的太空军事战略文件,标志着其太空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在该文件中渲染所谓“中俄太空威胁”,并基于此推出发展“保镖卫星”“卫星星座”等军事技术项目的计划。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太空军事化之实,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借口,破坏地区战略稳定、威胁全球太空安全,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系统规划 整体推进

日本将太空视为关键战略军事领域。其太空政策演进,经历了从技术积累到战略突破的转变,军事化进程呈现渐进式发展特征。此次出台的《宇宙领域防卫指针》是日本太空战略转型的最新体现。

长期以来,日本以民用航天为掩护,不断积累技术基础,发展太空军事能力。2008年,日本出台《宇宙基本法》突破“绝对和平利用”原则,明确允许太空技术用于“防卫领域”。近年来,日本太空军事化的步伐更是不断加快。在政策层面,日本相继推出《太空产业愿景2030》《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太空基本计划》等系列文件,以此强化国家太空战略能力,推动航天技术创新,增强太空防御力量,进而谋求在太空领域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些纲领性文件虽涉及太空军事应用,但主要还是侧重宏观战略规划和技术研发,军事内容往往作为整体发展框架的组成部分存在。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新发布的《宇宙领域防卫指针》是专门针对所谓太空军事防御的系统性文件,具有多重突破性。一是明确把太空列为独立作战域,将太空作战提升至与陆、海、空作战同等的地位,反映出日本军事战略向多域联合作战转型;二是在表面维持“专守防卫”的同时,实质性嵌入“防区外防卫”等具有明显进攻性的军事能力建设内容;三是建立更加紧密的军民协同机制,不仅鼓励技术转化,更直接制定出民间人工智能、商业卫星等尖端技术的军事应用路径。配合该文件同时发布的防卫省《下一代情报通信战略》,进一步要求整合民间信息通信技术,实现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四是加紧规划具有实战意义的太空防御体系。日本宣称要开发“保镖卫星”“卫星星座”,构建抗干扰通信网络等具体建设路径,呈现出从战略规划向实战能力转化的特征。

增强实力 多维合作

近年来,日本从“防卫”到“进攻”的军事转型在太空领域愈发明显,正多维体系化构建太空军事能力。整合技术成果,向太空作战能力转化。多年来,日本以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为主导,结合三菱重工、NEC等企业力量,重点突破运载火箭、卫星系统、深空探测等关键技术,并逐步向军事应用延伸。日本防卫省于2022年成立“宇宙作战群”,发展太空态势感知和卫星防护技术,未来还计划升级为“宇宙作战团”。当下,



图①: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今年2月发射H3运载火箭,将该国“准天顶”导航系统的一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图②:日本航空自卫队参加由美国太空司令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举办的“全球哨兵2025”演习。

资料图片

日本正试图通过《宇宙领域防卫指针》将分散的技术成果、民用与军用太空资产整合为体系化作战能力,重点发展太空监视星座、主动防护系统和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探测等军事能力。这将加速日本从太空技术拥有者转变为具备体系化太空作战能力的战略行为体。

借国际合作增强太空军事实力。日本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与美国在卫星导航、导弹预警和联合演训等方面深度协同。日本已参与美军发起的“太空旗”“全球哨兵”等多个太空演习。近期,日本首次参加由美国、澳大利亚主办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框架下的太空防卫演习,并谋求参与美国天基反导系统“金穹”的联合开发,在太空领域不断深化与美国的捆绑合作。日本在将与美国的太空军事合作作为基石的同时,也强调与其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进行太空合作。从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太空工作组这样的小多边平台,到积极推进与欧盟、北约的太空安全合作,日本正不断加紧构筑所谓“太空安全同盟”。这些合作模式在《宇宙领域防卫指针》中得到进一步升级,文件明确强调日本与同盟国的通信互操作性等,延续了其借助外部力量强化自身实力的思路。

加强人才培养和体制建设,支撑太空军事化。日本早期依托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等平台培养航天技术人才,后续通过防卫省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定向培育太空军事领域专业力量,形成了“产官学”协同的太空人才培养体系。2020年宇宙作战队成立后,进一步强化了军事航天人才的体系化培养,既注重技术研发人才,也侧重作战指挥人才,形成了支撑太空军事化的人才梯队。这为下一步“航空宇宙自卫队”体制改革提供了人力基础。

扩张力量 加速布局

日本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步伐,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暴露其构建具备主动攻击能力太空作战体系的野心。《宇宙领域防卫指针》中构建的太空作战体系,包括强化太空态势感知、发展卫星攻击技术、提升抗毁与反击能力等,远超自卫需求,实质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并谋求自身太空等领域“军事正常化”的关键步骤。

日本利用太空来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追求从敌方射程外的有效打击。根据《宇宙领域防卫指针》,日本计划构建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该“卫星星座”可实现对周边海面舰艇和地面部队行踪的分秒级高频监控。同时,系统整合的红外传感卫星可有效探测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等新型威胁,为日本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提供情

报支持。未来该星座系统或将为中远程导弹提供精确制导,从而显著强化日本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为此,日本2025财年的防卫预算已编列2832亿日元用于低轨“卫星星座”项目。

日本以“确保太空利用安全”等为借口,重点突破进攻性技术。日本开发的“保镖卫星”是主动防御系统,具备主动变轨、实施碰撞、干扰他国人造卫星的能力,实际上可作为反卫星武器攻击他国轨道目标。可以预见,未来日本将通过小型卫星快速发射、轨道机动等技术增强“功能保证”,确保战时太空优势。

日本以“安全威胁”为由,推进太空领域战略布局,谋求进一步军事松绑。日本的太空军事扩张行动,可能引发区域性太空军备竞赛,威胁全球太空安全。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太空军事化动向。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的日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恪守和平宪法,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关键节点不断加速军事松绑,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了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的期待。只有坚持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才能有效维护太空安全与发展。

(作者单位:航天工程大学太空安全研究中心)

纳粹德国在莫斯科会战中的失败,迫使德军进攻发生转向。希特勒急需一场胜利来挽救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此,他将目光投向了苏德战场的南线,决定攻占斯大林格勒。

对于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这座以苏联最高统帅名字命名的城市,不容有失。这是一场资源之战、生死之战、荣誉之战。

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展开一系列战略攻防战役。最终德军进攻主力第6集团军被歼灭,德国及其仆从国军队损失近150万人,约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苏联军民也付出了113万人的高昂代价。斯大林格勒战役沉重打击了轴心国,粉碎了希特勒称霸世界的幻想,改变了苏德战场的战略形势,使苏德攻守易形,成为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

城市巷战 意志力量的极致比拼

自古以来,攻城战都是战争中最残酷和血腥的部分。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作战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将意志力量的较量上演到极致。

1942年7月到11月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防御阶段,也是最为艰苦的阶段。面对德军的重兵猛攻,苏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斯大林格勒。为此,斯大林发布第227号令:凡是不服从命令而离开战斗岗位或者撤退的军人将被枪毙,要求苏军“绝不后退一步”。这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苏军的战斗意志,使得他们在绝境中坚持了下来。

苏军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战场改造,把每幢房屋、每条街道、每个掩体都变成战斗堡垒,与德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德军的坦克和高射火炮在巷战中作用锐减,只能靠步兵逐屋逐楼争夺。苏军第62集团军承担执行城区防御任务,司令崔可夫打破部队原有建制,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以50至100人为单位的突击队,与敌展开近战。在守卫市中心一座四层公寓的战斗中,苏军中士巴甫洛夫带领小分队与敌激战58个昼夜,让德军始终未能得逞。在马马耶夫岗战斗中,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拉锯战,不断地交替占领这片重要的城市制高地,直到战役结束。参战期间,斯大林格勒的苏联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是战士,处处都是战场。

以城钳敌 迂回反包的经典杰作

有军事专家指出,据守不是防御的全部,反攻是防御的必然组成部分。防御者的反攻应在敌人达到进攻顶点后进行,精选反攻时机,创造反攻条件,进行充分的反攻准备。

当德军于9月份攻入斯大林格勒时,苏联最高统帅部统帅助理朱可夫与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建议:以“防御”来疲惫敌人,着手准备反攻,通过此战彻底改变苏德战场南方的战略形势。这就是著名的“天王星”计划,最终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苏军要把斯大林格勒变成一个“巨饵”,让德军死死咬住,既吞不下又吐不掉,使其成为一部“绞肉机”,最后待德军极度虚弱之时,给予致命一击。

鉴于斯大林格勒在德军整个进攻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希特勒既不愿也不敢放弃斯大林格勒。虽然明白继续进攻存在巨大风险,但是他更愿意相信:德军已经占据斯大林格勒的绝大部分地区,成功就在眼前。这种对胜利的患得患失,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越陷越深。

面对德军不断加强的进攻,苏军针锋相对。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苏军不断向城区增加城防兵力,保证第62集团军有充足的力量来抗击德军的进攻,将德军牢牢地钳制在斯大林格勒。



1943年拍摄的巴甫洛夫大楼,驻守的苏军战士在此顽强抵挡了德军58日。资料图片

斯大林格勒战役

夏一东

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双方激战正酣时,苏联紧张而又隐蔽地做着大规模反攻的准备工作。为达成对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德军的反包围,苏联专门编成西南方面军,并决定由其与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来完成反攻任务。3个方面军将在反攻的第一阶段突破德军侧翼防御,进而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再于第二阶段彻底歼灭被困之敌。

为了使德军相信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历经苦战,已无力组织反攻,苏军统帅部还从西部方向对德军发起了局部进攻。这误导希特勒以为苏军将在1942年冬季发动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开始在苏联西部正面大量集结兵力,致使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愈加薄弱,最终陷入重重包围。

精准突破 歼敌精锐的复仇之战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的闪电进攻曾让苏军一度陷入茫然失措,导致大量军队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终于汲取惨痛教训,觅得良机合围并歼灭德重兵集团。

负责掩护进攻斯大林格勒德军侧翼的部队,主要是德国仆从国的军队,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军队,其战斗力弱于苏军。为此,苏联西南方面军将突破口选在罗马尼亚军队的防区,这是敌人顿河防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战斗打响后,苏军开展猛烈而迅速的行动,很快就实现了突破,成功合围了斯大林格勒附近德军集团主力,将其压缩在东西40公里、南北30至40公里的地域内。

对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是突围还是据守,德军高层发生激烈争论。最终希特勒固执己见,命令德第6集团军据守待援,并组建新的顿河集团军群,实施救援行动。然而,在苏军充分的准备面前,德军救援行动失败。1943年2月2日,德军停止抵抗。第6集团军的覆灭震惊了整个德国,德军陆军参谋长蔡茨勒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打断了我们在整个东线的脊梁骨”。

在反攻阶段,苏军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集中兵力武器实施猛烈突破,快速推进、深远迂回,迅速完成合围,顺利歼灭被困之敌,赢得战役胜利。苏军日益成长和壮大,不仅在兵力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德军,而且在战争指导和作战指挥上逐渐呈现出碾压德方之势。其典型作战方式和鲜明作战特色,值得后世借鉴学习。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军眼观察

近日,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坦布国际防务工业展览会上签署了一项军售协议。土耳其将以约100亿美元的价格,向印尼出售48架自主研发的“可汗”战斗机。这一交易不仅是土耳其国产先进战斗机的首次出口突破,也是印尼空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两国欲借此合同,助力破解各自国防工业自主化难题。

“可汗”战斗机是由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主导研发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旨在替代土耳其日益老化的F-16机队,并与F-35、苏-57等第五代战机展开竞争。从20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就将发展本国国防工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减少对外国武器装备的依赖。特别是在2019年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而被美国逐出F-35项目后,这一发展战略更是加速推进。“可汗”战斗机项目由此被

提升为土耳其国防优先事项,其希望通过自主研发第五代战机,提升空战能力并确保技术主权。

土耳其推动“可汗”战斗机出口印尼,还有帮助自身实现扩大军贸出口份额的意图。航空航天领域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聚集区,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过去5年,土耳其武器出口总额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106%,在2024年成为全球第11大武器出口国。此次印尼的“可汗”战斗机订购合同总价,相当于目前项目总研发投入(约60亿美元)的1.67倍,这将为该机的后续研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48架战机每年维护费用高达18亿美元,叠加未来的升级和配套武器弹药的销售,还将使土耳其长期获利。另外,“可汗”战斗机作为土耳其首个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机平台,实现出口突破将极大提升土耳其军工的国际影响力,可能带动相关国家跟进采购,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巩固土耳其作为新兴军工强国的地位。

这笔令人关注的交易,也反映出印尼希望同时达成装备更新和工业能力

提升的双重目标。印尼空军目前主力机型为F-16、苏-27和苏-30,其平均机龄超过25年,可靠性和作战效能有所下降。为尽快实现战斗机更新换代,推进空军现代化战略,印尼空军采取了多元化采购策略:与法国签署81亿美元协议采购42架“阵风”战斗机,与美国就购买24架F-15EX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参与韩国KF-21项目。“可汗”战斗机的采购,进一步强化了印尼空军多元化的装备体系。

根据协议,印尼将于10年内接收全部48架“可汗”战斗机,并将通过技术转让设立组装和维护基地。如果这些目标如期达成,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可汗”战斗机的本地化生产和长期技术支持。这对于寻求国防工业自主化的印尼而言,非常具有战略价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在KF-21项目中,由于不满韩国的技术转让程度而减少了投资。同土耳其的合作模式更符合印尼的期望。

尽管被寄予厚望,“可汗”战斗机项目的研发进展并不能一蹴而就。鉴于

此,土耳其和印尼都承担着“可汗”项目投资风险。自2010年启动以来,该项目历经多次延期和技术挑战,直到去年2月才完成战斗机的首次试飞。目前仅完成2次试飞的研发进度。外界担忧的还有“可汗”战斗机在设计研发方面存在短板。由于土耳其的航空工业基础还不够牢固,虽然声称“国产化”,但是目前战斗机的核心子系统仍依赖西方技术,例如发动机就是购自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土耳其计划换装的国产TF35000发动机仍处于早期测试阶段,能否在2032年按时投入使用尚待检验。鉴于美土关系趋紧,美国随时可能中断发动机供货,这使得“可汗”战斗机目前仍面临严重的技术依赖和断供风险。

对土耳其而言,“可汗”战斗机的交易不仅是一笔贸易订单,更是检验其能否真正实现国防工业自主化的试金石。此次“可汗”战斗机的出口,有助于提升土耳其在国际军贸市场的供应国形象。然而,受制于关键技术依赖、项目进度风险和国际关系复杂性,最终结果仍需观察。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